

4735/01

尚志文史資料

楊自強



第六、七輯

政协黑龙江省尚志市
文史資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

目 录

政 治 经 济

回忆珠河抗日活动片断	
.....徐文志口述	李万生整理 (1)
一面坡红枪会	
.....	赵彻整理 (38)
光复后苇河县的政权建设	
.....	孙殿贵整理 (47)
抗日县长——吴景才	
.....	隋祯整理 (61)
日本帝国主义在苇河的残酷统治	
.....	刘宝贤 (66)
穆景周生平简介	
.....	钟一平整理 (75)
黄埔军校学习生活回忆	
.....	赵志明 (79)
中东铁路东线林区简况	
.....	佟常存整理 (85)
一面坡制粉厂建厂简考	
.....	官盛山整理 (89)
劳动状元——刘老太太	
.....	钟一平整理 (92)

文 化 教 育

尚志县图书发行的起源与发展

.....李万生整理 (95)

尚志县电影的起源与发展

.....李万生整理 (105)

乌珠棋话

——亿老顾头开办的下棋所

.....彭长义 (112)

尚志中学的发展与变迁

.....高歌辛 (114)

医 药 卫 生

尚志县医学教育的兴起与成果

.....邵长廉整理 (121)

空投药品抢救病员

.....邵长廉 (126)

鼠疫在尚志地区早期流行及控制

.....邵长廉整理 (130)

有关义勇军抗日的电讯稿摘编

.....市志办供稿 (135)



回忆珠河抗日活动为断

徐文志口述 李万生整理

1933年11月，我参加了中共珠河县委领导的珠河反日游击队，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里，在赵尚志同志的领导下，游击队由弱到强，逐步发展为哈东支队，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推翻伪满洲国，光复中华，跃马横枪，浴血奋战在哈东一带，给日、伪统治者以沉重打击，虽说这是五十年前的事，可现在回忆起来还历历在目，令人难以忘怀。

跟 赵 尚 志 打 日 本

1933年10月10日，珠河中心县委在三股流长万屯后山坡，召开群众大会，正式成立了“珠河反日游击队”全队共十三人（从孙朝阳部起义七人，县委又补充六人），赵尚志是队长，李福林为支部书记。这支队伍成立后到处端伪警察局所，处死危害多端的狗洋奴和土匪，人们到处传颂着游击队为民除害的佳话。在这穷乡僻壤，赵尚志和他的游击队成了穷苦人民的希望。我们在等，我们在盼，等到这支神奇的部队为我们穷苦人民伸张正义，有苦诉苦，有冤诉冤。

那年冬月初，我们住在杨家街，对面山上下来一帮拿枪的人，村民吓坏了；孩子们搂住妈妈的脖子，东躲西藏；老太太赶紧抓住仅有的几只小鸡，送到房后的小树林里……这

一切防御措施完毕之后，人们把脑袋贴在门缝上，在紧张的张望，人们感到奇怪，听不到不干不净的骂声，听不到乒乒乓乓作响的敲门声。有些胆大的年轻人出来张望。我也按捺不住走出屋来，站在自己家的院子里，向对面大路张望。这时候，一个手持红缨枪的大个子出现在我眼前，我躲闪不及，胆突突地问：“你们是……”来人突然给我一拳，随后便是哈哈大笑：“文志你不认识我了”。

我清醒了，一把抓住大个子的手，“是你”？

大个子是前屯的徐克耀，和我认识多年了。平时上地干活进城赶集，一年四季都能见上几面。我认为徐克耀是个挺实在的庄稼人，可没想到，几个月不见，他成了拿枪的人，我可是老大不高兴，我抽回自己的手，冷冷的说：“大哥、你不该干这个。”

“小老弟，不该干哪个？”

“胡子、土匪”我说完一扭身就往屋里走。

徐克跃抓住我的后衣襟喜吱吱地说“我——革命了！”

革命这个词儿，对我来说是再新鲜不过了。我好奇地问：“革命？是不是会道门？”

“瞎扯，革命就是……”他不着头不着尾讲了打鬼子救国的道理，把我讲的目瞪口呆，似懂非懂。

徐克耀是个急性子人见自己费了半天地劲，看我还是听个稀里糊涂。有点沉不住气了“哎呀！你这个人，这点道理还不懂？走，我带你去见我们队长！”说完连扯带拉把我拽走了。

在村头大榆树下，围着十几个人在谈话。隔老远，徐克耀大声地喊着“赵队长，这是我的乡亲，要见你！”

我一下站住了，心理埋怨：我什么时候说要见你们队长？是你把我拽来的。这时候我在观察这帮人“看家伙，没有出奇的，”“手提式”、“套筒子”，说实现，还不如小帮绾子队，看衣着，破破烂烂，有单有夹还有棉，脚上绑靰鞡，头上顶着开花帽子……我正在看得出神，那个和我年令相仿佛的赵队长走过来了，他个头不高，身板很结实，他长瓜脸，宽额头，浓眉毛，大眼睛，高鼻梁，厚嘴唇，留着黑黑的小胡子，黑里透红略有些雀斑，看上去就象一个憨厚的庄稼人，没有一点官架子。

“老乡，我姓赵，叫赵尚志……”

我惊呆了！赵尚志的名字不止一次传进我的耳朵里，什么日行千里，来无影去无踪呀，什么宝刀一晃汉奸鬼子人头就落地，人们偷偷地讲，偷偷地传，越讲越神，越传越奇。在我心里赵尚志应该是一个顶天立地大英雄！可是眼前的赵尚志，貌不出奇，衣不压众，除了那双灼灼逼人的眼睛外，简直看不出一点大英雄的气概。

我一下子明白过来了：这十几人的队伍，不是官兵，不是绾子队，是我们盼望的穷人的队伍，打鬼子的队伍，我象报喜一样，跑进村里逢人就说：“游击队来了”，“赵尚志来了！”

我饱经战乱之苦的老父亲，对拿枪的人早有几分戒心，不时地告诉我别跟着瞎起哄，小心吃亏！”

我说：他们是打鬼子的队伍！”“你见了？”

我被问住了，只好呆在家里。

晚上我实在憋不住了，偷偷地跑出去，找到徐克耀问“你们真的打鬼子？”

“那还有假！”

“那你们还要人吗？”

“你想上队？”

我怎么能不想上队呢，家里实在活不下去了，我从小死了妈妈，父亲从山东带我到东北逃荒，那年我二十八岁，不要说娶媳妇办不到，连个安稳日子也过不上。那时日本鬼子经常进沟，又抢又夺，又烧又杀，老百姓把他们看成是会说话的野兽。地方上，有钱有势的为保护自己成立什么“保卫团”，“保安队”、“大排队”。在大一点的村镇设局所，群众称他是“保护卵子”，那些死心塌地替日本人效劳的警察、官兵，群众叫他们“外国奴”。穷人呢，胆小的东躲西藏，谁都欺侮，胆大的拉帮结伙，打家劫舍，成了绿林好汉，群众称作“便衣队”、“络子队”、“山林队”、“胡子”、“土匪”。象我们爷俩这样老实巴脚的庄稼人，要给日本人出劳工，拿出苛粮，要给外国奴、保护卵子拿兵饷。要经常孝敬络子队粮米、大米、白面、小鸡……我早就受够了这窝囊气，也想弄支枪背在身上，省着叫人欺侮，可是除了上络子队又无别的出路。这回赵尚志的队伍来了，我哪能不乐意参加。我拉着徐克耀的手，央求说：“大哥，这事你得帮忙，就怕我爹他……”

徐克耀认识我父亲，平时见面总是爷俩相称，他一口答应下来：“这事好办”，你爹那我一说就妥。”

我们俩来到我家，一进屋，徐克耀来个竹筒倒豆子，直来直去：“大叔，大兄弟要参加队伍，你就……”还没等他话说完，老头子炸了：“什么，参加队伍，我们人穷志不短，穷死也不下道。”

徐克耀是个粗人，刚刚参加革命，哪会作思想工作。他说：大叔我看你们爷俩象个中国人才来的，你要不打鬼子，咱不费话！”说完一甩袖子走了。老头子一听，追出门外，又把徐克耀扯了回来：“谁不乐意打鬼子？我们穷人就要参加自己的队伍。”

那年月，络子队就象秋后的蚂蚱，这伙过去，那伙又来，穷人拿不出金银细软去填他们的腰包，粮米、白面、小鸡之类的吃喝还是少不了的。还要为他们效劳：锄草、遛马、缝衣裳、洗脚布……老头把赵尚志的队伍也当成络子队。

徐克耀稳稳神捺着性子把先前对我说的的大道理又重复一遍，老头听的眼睛直眨巴，叨着烟袋吧哒——一个劲鼓，最后也没说出个行不行。

徐克耀出去把赵尚志领回来了，赵尚志一进屋就象熟人一样坐在我家的炕头上，和老头子一唠就是小半宿。什么参加游击队是为打鬼子治国呀，不是图自己升官发财，养家肥己呀，老头子大概明白了，只是当着赵尚志的面，还想找个台阶下，故意瞅着我：“这个事吗，其实我到没啥，还得看小子他自己，愿不愿干！”

徐克耀一看有门儿，在旁边撞了我一下，我马上接过话头“参加队伍打鬼子，我干！”

就这样，我由一个目不识丁的庄稼汉，变成了革命队伍中的一员。

张 统 带 鸣 枪 送 礼

赵尚志的队伍一来，小小的杨家街红火起来了，由过去官

兵骚扰、胡匪成邦的穷山沟，变成了红地盘，这里相继成立了反日会、妇女会、儿童团、自卫队、青年义勇军。这些群众组织，在模范队统领下开展工作，模范队代表红地盘的一级政府，我被留在模范队。当时我一时想不通，气乎乎地坐在赵尚志面前，闷气——不说话。赵尚志看出我的心思，劝说道：你想拿枪打鬼子，我知道你这种心情，可你想想，眼下参加咱们队伍的人还不多，还有很多人靠我们去宣传，去发动，你在这里地熟人熟，又善说会谈，在模范队最合适了。”

我不服气，把胸脯拍得叭叭直响：“看咱这一身力气用得上吗？”

赵尚志沉思一会，深情地望着我：“啊，你把地方工作想得太简单了！我问你，咱们革命应该依靠哪些人，你知道吗？，打击哪些人，你知道吗？”

我信口说道：“团结好人，打击坏人”“对，不过哪些是好人、哪些是坏人你说得出来吗？”

我是说不太清楚，可有一件事使我深刻理解了赵尚志这席话的含意：

一天，突然接到城里官兵下乡清沟的消息，正赶上赵尚志带队出去了，队长韩大脚把模范队、青年义勇军集合起来，说是准备迎敌。

我早就想过过枪瘾，一听说要打仗更坐不住了，走到韩大脚跟前把手一伸：“快发枪吧！”

韩大脚说：“眼下我们还没有造枪的工厂，要枪，上敌人手里去夺。

一句话把我说的十分扫兴，我把拳头一挥，说了声：“行”，心想夺就夺，谁害怕咋的。

韩大脚看出我的心思，又说：不过，战斗中一定要听从指挥，决不许胡来，谁胡来，暴露了目标，军法惩处！”

我渴望有一支枪，模范队里九个人中，只有队长韩大脚有一支老掉牙的套筒子，尽管破，我还借来摆弄好几次。这次打仗夺枪我是定了。别人都是埋伏在村前小树林里，我呢，趴在路边草丛里，手里握着颤悠悠的扎枪，惟恐夺枪来不及。

天近中午，官兵真的来了，前边有十人，举着大枪，猫着腰，低着头，往前走，他们的后边有一个大胖子，骑着高头大马，手拿短枪，到了山跟前，一个喽啰兵到胖军官面前，毕恭毕敬地说：“统带，快到村了，开干吧！”

我把手中的扎枪握的紧紧的，后屁股渐渐抬起来，象运动员做起跑准备一样，只要一声令下，我会象箭一样窜上去。我看看离我不远的韩大脚，他正用严厉的目光盯着我，我小声请示：“队长……”，“听指挥！”韩大脚低声命令着，眼瞅着这些外国奴从自己的扎枪边溜过去，心里真是着急。

大约离村子半里左右，官兵开枪了。

我听着、看着，心里纳闷：怎儿只听乒乒乓乓的枪响，没发现他们攻击的目标在哪呢？大约一棵烟工夫，官兵又顺原路退了回来，还是乒乒乓乓地打枪，到跟前了，我再回头看韩大脚，韩大脚还是不动声色。更使我生气的是那个宋长京，平时开会讲道理一套一套的到了真章咋样？依在一棵树上过上烟瘾了！

我眼巴巴地瞅着大路，官兵过去，那匹高头大马也过去了。脚步声，马蹄声也渐渐远了，人影消失在西山头后边了。韩大脚才慢腾腾站起来，对大家说：“走吧，打扫打扫战场！”

我气的真想骂，一枪没放，一滴血没出，还想得外落？我一屁股坐在大道边上，生气地卷起旱烟来。韩大脚把我扯起来到大道边一看，我愣住了：路上离离拉拉丢下不少枪支、子弹，还有衣服和军用大皮鞋。

我们拿着这些“战利品”，坐下来总结这次战斗。宋长京受到了表扬。我更加纳闷，要说这是战斗，莫不如说小孩游戏藏猫猫。就算是战斗，我方一枪未放，凭什么单单表扬宋长京？因为他老旱烟拧的好？

事后，韩队长找我谈话：“小徐子，这次战斗表扬宋长京，你是不是不服气？”

我也不隐瞒：“嘴上服，心里不服。”

“心里怎么不服”？

“枪支、弹药是外国奴害怕扔的，又不是咱们凭本事夺的，有什么好表扬的！”

韩队长戳着我的脑瓜门子，哈哈大笑起来：“你这个小儿弟呀真憨；人家官兵也不是傻瓜，凭什么把枪支，子弹都扔了？”

原来，宋队长的表兄在张统带手下当差，赵尚志通过宋长京对张统带做了不少工作，说服了他，要他为抗日救国出点力，特地用这种方式为游击队运武器弹药的。

我觉得对不起宋长京，主动找他赔礼，宋长京说：“赔什么礼！这事我也没把握，不敢声张。”

这件事使我头脑复杂一点，我明白了：给日本鬼子干事的中国人，也不全是坏人，这些人当中也有抗日的力量。后来珠河县委和游击队在“白地盘！”（敌战区）内做爱国商人和士兵工作。通过蜜蜂站和乌吉密的王茂臣、孙树荣、连

云阁和“大来新”、“增元盛”等商号掌柜，商会会长和一些爱国军官，暗中把大量的棉衣、鞋帽、药品食盐、纸张、子弹等军需物资和生活用品，冒着风险，送往游击队和根据地。

对 络 子 队 也 要 团 结

我参加革命前没少受络子队的气，对那些人我恨牙根直，认为这些人都是可杀不可留的，到游击队里这种认识还没有变，听领导讲和络子队也要讲团结、搞什么统一战线，心里就转不过弯来，在这件事上真的出了毛病。

那是1934年春的一天傍晚，在我村道西住着络子队占北的人，对从阿城来的几个秧子，没好气的打，打的爹一声妈一声地喊。韩队长打发我和李荣福过去看看。因为在红地盘络子队是不许随便绑票和打人的，模范队对他们早有约束。今天他们居然又犯了老毛病，我一听就火了，我和李荣福来到现场，见络子队的人掐腰瞪眼，挥舞棍棒皮带，凶神恶煞似的逼问着，“说，有没有金子？”

被拷问的几个人，哆哆嗦嗦地靠在墙角里，口里不住的哀求：“老爷、祖宗，我、我……”

李福荣耐着性子和他们讲，中国人不能残害中国人，要团结一致打日本，好话说了三千六，这些见财眼红的家伙就是不听。他们大声嚷气地说：“这几个人不是你们红地盘的，你们管不着！”

我一下子火冒三丈，再也忍不住了，平时赵尚志，张代表讲的道理，全忘到脑后去了，只觉得眼睛冒火，热血往上攻。我顺手操起一个大棒子，大吼一声：“给我住手，土

匪！”

打人的几个小子看我翻脸了，也觉得事情不好。这些连天王老子都不放在眼里的绿林好汉，可没有受过这个气，还没在人面前报过熊，他们没敢操家伙，嘴可挺硬：“干啥，想动手哇！”

这一闹腾，他们当家的占北从后屋过来，他铁青着脸，眼睛瞪得发红，看看我们俩个没吱声，又走到一个手拿皮带的小个子面前，“叭叭”就是两个耳光子，骂上：“眼睛了！？把皮带收起来！看不出成色……。”然后转过身对我俩说：“兄弟管教不严，回去在赵司令，韩队长面前多多美言。”

我象打了一次胜仗，回去马上把事情经过向韩队长汇报。

韩队长嗯嗯地听着，脸上并无兴奋的表现。

我神气地说：“我操起大棒子，”

“嗯。”

“我骂了他们！”

“嗯。”

“我指着鼻子骂他们是土匪！”

我高兴的忘乎所以了，根本没留心韩队长面部表情，随声附合一声：“就是好吗！”

“啪”韩队长一拍桌子，腾的一下站起来嘴唇气得发紫，又一拍桌子：“好个蛋！”

正在这时，占北闯进来，他看我在屋扭身就往外走，韩队长马上跟出去，两个人在外边一声高一声低说了好一阵子。占北走了，队长又进来，给我搬个凳子，倒碗水，缓和了语气：“想不通，是不是？”

我哪肯认输，嘟嘟囔囔地说：“他们就是土匪吗……”

韩队长语重心长地开导我：“辮子队是咱们团结的对象，对他们多做思想工作，少动武力，让他们成为咱们的朋友。你骂人家是土匪，人家怎能和我们同心，弄不好，推到日本人那边，就成了我们的敌人。究竟谁是土匪！日本鬼子才是土匪，最大的土匪！打日本鬼子不能光靠我们自己，要团结各方面的力量，你懂吗？”

我虽然心里不太服气，可只好点点头。要说真懂得统一战线的道理，还是张代表的一席话，使我心服口服。

那年春天，张寿箕（李兆麟）同志受中共满洲省委的委派，来到珠河反日游击队。同志们都叫他张代表。他带着省委指示，要以珠河游击队为骨干，创建东北革命军第三军。同时还联合有抗日倾向的其他武装力量，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张代表举止言谈平易近人，经常和战士聊天。那天我到游击队找赵尚志汇报情况正好赶上了，我也不客气地提出一个问题：“为啥和那些棒子队搞联合？他们为非作歹，能打日本吗？”

张代表一听，十分耐心地说：比方有一家兄弟不和，一天正在吵架时，突然进来一只饿狼要吃人，你们说该咋办呢！”

“狼来了，要吃人，当然得一起打饿狼。”

张代表听完同志们的回答又说：“这就对了，日本鬼子侵略中国，就象这狼进屋了，游击队和义勇军等武装力量，就好比是兄弟，因为他们都是炎黄子孙呀，当然要联合起来一致抗日。尽管他们有些问题，但都是恨日本鬼子。所以我们要争取他们，联合他们，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共同对

敌。”

张代表一的席话，就象一把钥匙把我的思想天窗打开了，彻底肃清了我的糊涂观念，深刻地认识到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浪子回头金不换

1937年7月的一天清早，在珠河县铁道南红地盘庆喜屯老盖家西屋，我正和几个青年人谈心。突然，院子里吵吵嚷嚷来了一帮人。房门“咣”的一声推开了，一个五花大绑的人被推进来，一个趑趄趴在地下。

模范队的李福荣嚷道：“徐参谋，又抓来一个坏种，你看怎么发落！”

我扶起这个被抓的人一看，惊疑地问“这不是小南沟的王福吗！他又犯了那一条！”王福见到我，就象耗子见猫似的，吓得浑身发抖，恨不得有个地缝钻进去。

“这小子真不是东西！他游手好闲，不爱干活，今天一清早就偷我家六只鸡，还想要赖帐。”李福荣就象说顺口溜似数落起来。

我把李福荣拉到东屋，平静地对他说：“你给他松开绑。”

“什么松绑那还了得，”李福荣一听就炸了。

我把他按到炕沿上：“先别跳高，他不是日本鬼子吧！也不是帮狗吃食的外国奴吧！更不是象范大仙那样的狗特务吧！他是一个受苦人吗！”

李福荣霍的一下站起来：“你可真是一个清官呀，这小子不光是今天偷了我家的鸡，去年还偷了你家大爷辛辛苦苦

扒的五十多斤线麻。有人都看见他到帽儿山卖了，可他死不承认，这回可抓住手脖子，咱们可不能饶他！”

我加重语气说：“小李子，张代表讲的道理，你都忘到脑后去了，咱们眼下就要团结所有的穷哥们打日本鬼子，可不能官报私仇哇！”

李福荣道理是明白了，可嘴上还是不服气，“那他还偷有理了，若是抓了就放，还不把他惯上天！”

“天他是上不去，可若是把他教育好，他就会和咱们一道去打日本鬼子！”

李福荣渐渐地服了气，站起身来，跑到西屋把王福松开了。气哼哼地说：“徐参谋开大恩，这次饶了你，下次要再犯可小心你吃饭的脑袋。”说着狠狠地用手指点一下王福的头。

等我过去一看，王福没了，我问李福荣：“小李，王福呢？”

“你不是叫放吗，我叫他滚蛋了”我一听说放走了急忙追出门外，可是连个人影也没看着。我转身进屋：“小李呀，这回你又错了，怎么能稀里糊涂把他抓来，又稀里糊涂把他放了呢！这能挖出他的病根吗！他怎么能回头呢”

从那以后，有一个来月没有见到王福，可我心里总是惦记这个事。王福这个人，也是个苦命孩子，前年他父亲到帽儿山车站卖烧鸡，日本鬼子吃鸡不给钱，还把他打个半死，回来不几天，一股火就死了。王福小时候妈就没了，这下子自己顶门过日子，也真是不易呀。那年头兵荒马乱，今天来了鬼子，明天来了胡子，打精米骂白面，拎小鸡，要鸡蛋，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他就给人家帮青。因为没人管教，也不

正经干，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后来又染上了小偷小摸坏习惯。

说来也巧，八月十四晚上，我和李福荣从蜜蜂送传单回来，忽听前面有人高喊：“干什么的，站住！”

我们一听到喊声，急忙趴在路旁。我这时已想好对策，对李福荣说：“你不是会装‘坤角’吗，我告诉你一句，你说一句，把他们骗来，咱俩好收拾他们。”

于是李福荣在我的指导下，拿腔拿调装起女人来：“哎呀，大爷，你们可行行好吧！我们俩在蜜蜂屯一无亲，二无故，叫我们上哪去呀！”

棒子手一听是俩女人，这胆可就大起来。大摇大摆走过来。我们俩人爬在地上监视着，越走越近，影影乎乎看他们是一手端枪一手拿着大棒子。等他们来到跟前刚要伸手抓我们。我一个扫荡腿把两个贼全扫倒了，用“九子连”手枪对着他们喊：“不许动，我们是模范队！”李福荣在两个毛贼倒下去时候，赶忙上前端了他们手枪，高兴地别在腰里，然后用枪逼着，把他们带到庆喜屯老盖家西屋。

李福荣喜孜孜地抽出腰间手枪在灯下一照，不由得“啊”一声，原来两只手枪是假的。一只是色木削的，一只是笤帚头子插根手指粗铁棍。真是闹得人哭笑不得，李福荣又气又恼，上去一把拽住大个子的领子：“你们这两个损贼，看我不砸出你们的胰子才怪呢！”说着真想找个家什出出气。我拿过灯来在两个棒子手面前一照，看两个人脸上都抹上锅底灰，看不出是张三还是李四。

“徐参谋，你，开恩饶命呀！”那个大个子一开口，大家都听出来，正是一个月前被绑到这里的偷鸡贼王福。